

吕巷镇抗税罢市始末

日寇占领期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其时，吕巷商民因不堪遭受日伪苛捐杂税的压榨，自发掀起了抗税罢市斗争。

一九四三年五月，盘踞在金山的日寇为了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别出心裁，对全县各镇征收所谓“零售税”，并策划先从吕巷开刀。

一天下午，金山大汉奸彭德行奉日寇命令，派遣二名伪警，由丁福生（朱宝其的跑腿。朱是吕巷镇姚锦茂绸布店的房东，人住金山。本镇“零售税”是他包的）作向导，来吕巷镇征收“零售税”。这伙人手持武器，盛气凌人，用威胁、恫吓手段强迫商民按款额交税。商民气愤万分。

当他们转进大姓昌绸布店，遭店主赵威武拒绝，引起双方争执，闹得不可开交。当时镇上“闲人”周剑云见此上前说情，亦无效果。争执愈来愈烈，围观者也越来越多。人们帮助店主痛斥伪警。伪警见此恼羞成怒，用枪刺对围观者乱挑乱戳，迫其不得近身。周老太（周剑云母亲）恐儿子有失，挤进人群去寻，詎料被人流挤倒在地。围观者杨三观见此情况，奋不顾身上前扶起，周老太才幸免一难，但三观自己腿部却中一枪刺，顿时跌倒在地，流血如注，幸被旁人救起，才得以脱离险境。伪警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商民和围观者群众的无比愤恨，杨水鑫等果断地关闭自己的店门，以示抗议，随即其他商民亦纷纷

响应，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税罢市斗争就此爆发了。伪警见此，惊慌万状，在一片咒骂声中狼狈逃遁。

伪警遭此“委屈”又怎肯罢休？吕巷商会会长诸钟炜和周剑云等骨干人物当即召集各业代表和有关人士共同磋商对策，最后拟定方案：一方面派人去上海“旅沪同乡会”联系，借报纸舆论，谴责日伪敲詐勒索，用武力强行征税而酿成流血事件的暴行。这才使他们慑于社会舆论，不敢采取报复行动。另一方面继续罢市，增加声势，迫使日伪偃旗息鼓，不敢行动。

罢市直至第三天，全镇仍未开店。金山日寇得悉此讯，唯恐事态进一步发展难以收场，无奈特派大汉奸彭健行来吕巷同商界“和谈”。彭鉴于群众的威势，只得表示“零售税”以后再说。

吕巷商民抗税罢市，社会舆论一呼百应，日寇威风扫地，声名狼籍，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张木根整理

蒋古农民痛砍日本兵

一九三八年春的一天，一个日本兵在“吕村镇维持会”喝醉酒后，在回金山据点时迷失了方向。出镇后，一直往西北大路走，至胥浦庙渡口摆渡后，经过黄泥浜（今蔷薇八队），在庞民盛阿培家抢了一篮鸡蛋后，又转至坟屋老（今蒋古7队），见农民王照法就上前询问，王因听不懂鬼子叽哩咕噜的话，无法指点，鬼子就拔出腰间刺刀，对王连戳数刀，致使王多处受伤。

尔后，鬼子又沿小张泾河至东浜村（今蔷薇4队）唐家宅。唐家宅的人见鬼子来，都悄悄地溜了，鬼子因找不到一人，就一把火把该宅数间房屋付之一炬。

放火后，鬼子仍沿小张泾河走至廿五厍（今蒋古5队），见正在赶路的唐阿补又上前问路，唐亦因听不懂，答非所问，鬼子随即拿起旁边的锄头要打唐，唐预料凶多吉少，边跑边叫，喊叫声惊动了刚从唐家宅救火回来的农民。愤怒的农民闻声赶来，鬼子见状吓得夹着尾巴望北逃窜。

鬼子气喘吁吁跑至新镇（今蒋古村办厂）一家杂货店，刚歇脚，追赶声渐近，鬼子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逃至牛绳尖。因河流挡路，他又转至北村（今蒋古9队），但大家仍紧追不放。其时，天已黑了，狡黠的鬼子见插翅难飞，就趁黑夜仓惶地钻进该村农民吴桂云一间堆

满稻草的小屋里。不多时，追赶人中两人已抢先追到，吴桂云马上指出了鬼子藏身之处。待众人赶到把小屋团团围住。其中二人入内翻草搜查，鬼子无奈从稻草内狼狈窜出，却被早已守在门口的农民用木扁担击之。鬼子狗急跳墙，“扑通”一声窜入宅东一小河，意欲逃命，可是，刚爬上河东滩，就遭守在滩旁的农民用铁碇猛击，一下子脑袋迸流，一命呜呼。嗣后，大家就把尸体拖至牛绳尖，尸体连同石头一并沉入三叉漾中……。

今天，虽事隔已四十七年，然而蒋古村尚健在的老年人，仍在口碑相传。

张木根整理

日寇在朱泾西林浴室杀人纪实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上午，朱泾镇西林街西亭桥下一修鞋摊头主人张阿员，随着逃难群众，扶着六十多岁的老娘，抱着七岁的儿子，取道观音弄（现朱泾乡政府隔壁）到蒋家埭（现前进

大队)亲戚家避难。到了那里,才发现有很多朱泾人都在一起。其中有张阿员鞋摊对面的逸楼酒馆老板父子三人,酒馆对门的聚丰楼茶楼主仆数人,以及茶楼下面大饼摊户主等共约十几人。

傍晚,天下着小雨,多数人思家心切,纷纷提出回去一次。尤其是逸楼店主恐怕家中东西遭劫,鼓动大家一起回家。张阿员在其怂恿下,便禀过母亲独自一人与大家一起返镇。临行前,大家约好,如家中安全无恙,则集居于逸楼,以防不测。于是一行十几人向镇上进发,沿途又有十几人加入,到镇上共约二十多人。天仍下着小雨。街上除了犬吠外,别无声响。大家分头回家照看后,陆续集中到逸楼酒家。当晚,众人用酒桌拼铺,胡乱打盹熬夜。

天蒙蒙亮,街上仍无动静。店中无洗脸水,有人提议到聚丰楼茶馆对西林浴室取水。就这样,逸楼父子三人和大家一起穿过街道进入浴室大门。正要劈柴烧水时,忽听得街上枪声大作,众人情知不妙,纷纷向里屋跑去。鞋匠张阿员把大门关上,也跟着进去。大家屏息静气,只听见皮靴声和怪叫声。一会儿,外面响起一阵敲门声,惊慌之中无处躲,有人跳入浴室用来放砵糠的大坑之中。这个坑较大,可容纳三十人。张某和大家相继跟着跳下去;只有逸楼厨师,人称“四老倌”,看看坑里已有人满之患,外面大门又被冲开,急中生智,就藏在伙房门背后。日兵先在其他房里乱挑一阵,接着有四、五个鬼子闯进伙房,坑里的人便攀

露无遗。鬼子一阵狂笑，即端起枪，乱打一气，然后再巡视一下，看看无人动弹，便扬长而去。躲在门后的“四老倌”侥幸脱险，但不敢贸然出来，直至外面没有声音，才大着胆子，跑到大坑边，他向下一看，竟是血肉横飞，脑浆迸裂，惨不忍睹；再仔细一看，鞋匠张某还在蠕动。“四老倌”连忙跳下坑去抱起张某，张便醒过来，但浑身是血。原来他被日寇打中四枪，昏死过去，幸喜不是要害，只是打断了腿，站不起来。“四老倌”解下身上围巾替他包扎好背出大坑。然后把他安置在毛灰棚里。浴室后面是一条河，河对面是蒋家壕乡下，“四老倌”便泅水过去报信，不幸被远处的鬼子发现，开了枪，子弹从耳边掠过，“四老倌”死命上岸给张某母亲报了信。第二天，其母设法用木头浮水过去把儿子张某（即张阿员）救回。

就这样，西林浴室二十多人，除了二人幸免于难以外，全部被杀害。

张 国 荣

拆了竹篱笆以后

沿海盐民一无所有，专靠在盐盘上晒盐为生。一九四三年春，万恶的日本鬼子大肆“清乡”，在沿海筑了一道二十多里长、一丈多高的竹篱笆。从此，当地群众不能自由进出，生产受到极大影响，生活

受到极大威胁。

卫城六队现六十七岁的老人梁龙生，他曾于一九四三年冬和白小二二人在半夜里拆掉竹篱笆挑盐卤桶，准备晒盐。不料，他俩的行动被日军发现，鬼子随即狠狠打了梁二记耳光，强迫他说出自己的姓名，但他死不开口。于是，日军勃然大怒，用枪托连捅三记，他便倒了下去。这时，三个鬼子就在他身上乱踏，痛得他满地乱滚。接着，鬼子用皮鞋脚踢得他衣碎裤裂、皮破血流，再把他倒拖了一大段路，梁终于昏了过去。然后，日军又把他拖到南面娘娘店，竟用九道棕绳把他绑在桩上，梁龙生的双手和身子都被牢牢绑住。鬼子再用竹头拷打这个已经昏迷不醒的人。前后共拷碎九根竹头，鬼子还不放过，仍旧不肯松绑。梁龙生被绑了四天四夜，水也不喝一口。

后来，梁龙生父母不断向翻译求情，想把龙生从虎口里营救出来。谁知翻译硬要五石米，少一粒也不行。当时，他们生活十分困难，连吃口苦饭也成问题，哪里拿得出这个数字呢？但为了救出儿子，他们只好到处去借，东拼西凑，勉强拼满五石交给翻译。翻译得到好处后，当晚就把棕绳放掉五道，剩下四道。这就为逃跑创造了有利条件。

凌晨二时逃跑前，梁龙生把手上一道棕绳用牙咬断。等到正式要逃时，他的脚已不能动弹，撑了四、五撑，仍站不起来，只好爬。他爬出铁丝网口，遇到父母，真是悲喜交集。父亲把他背在身上，可怜他浑身疼痛，象有几百只针在刺，只好下来伏在父亲背上，由父亲俯身扶着他，他再慢慢爬行。当时，他身上血已板干，肉里都是竹刺，

即使父亲轻轻扶着他也痛得难受。就这样，一个扶着，一个爬着，他妈跟在后面哭着，经过五天五夜折腾，才到达安全地带。

那时，他急于求医治伤。本来请医生要一石米，那位好心的医生见到他是被东洋兵拷打的，只收了一斗。医生用盐水洗涤伤口时发现，有七十五根竹刺嵌在肉里，龙生痛得别人手碰不上。为了治好伤，他只得紧咬牙关，忍住剧痛，让医生把嵌在肉里的竹刺全部拔了出来。养伤时，他三个多月既不能动，又不能睡，吃尽了苦头。直到**血脉**流好后，才好过一些。总计一下，他前后共一年另六个月不能做生活，一直贫病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为了生活，一个善良的盐民在拆了竹篱笆以后，竟要遭受到如此巨大的折磨，这种深仇大恨，中国人民怎么会忘却呢？

文史组采访整理

张家厓渔民罹难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半夜以前，张家厓一带出海渔民王才生、王阿春、张才根、陈阿发、张阿二、张阿祥等人把一只只舢板船推到深水处抛锚定位以后，等待时机，出海捕鱼。

不久，四十多艘日本侵略军的兵舰，还有一只很大的航空母舰和无数登陆的小汽艇正向这里袭来。等到小渔船上的渔民发觉后，登陆

艇已驶近，密集的子弹有的从头上飞过，有的打进船仓。王才生、王阿春、张才根当场被打死，陈阿发被打中膝盖和肩部倒伏在艇内呻吟。这时，汽艇上的日本鬼子已爬上舢板船，张阿二（小名又叫长头颈阿二）刚从船仓露头，就被鬼子一刀劈来，连头带颈滚进船仓。没有被打死的渔民，被迫打扫了船仓，到兵舰上去驳运侵略物资上岸。卸货后，有三条渔船无人带缆，被浪潮推向石堤撞得粉碎。另一只渔船上已受枪伤的陈阿发、张阿祥两人，眼看自己这条船也要被撞，又无力去带缆，他俩就从船上爬出来，滚到海滩，艰难地爬上岸来。受伤较轻的张阿祥，用尽全力背着阿发回到家中。

陈阿发家住南库。万恶的敌人于十一月七日（农历十月初五）到那里大肆烧杀掳掠时，闯到陈阿发家硬要拉夫，阿发伤重站不起，走不动，鬼子就狠狠打了一枪，临走时还放了一把火，把阿发烧死在屋里。

陈永生、陈龙供稿 文史组整理

日 寇 暴 行 录 （二）

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初三凌晨，天刚蒙蒙亮，日本侵略军在塔港登陆。增丰被敌人的铁蹄践踏，首当其冲。日寇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女就奸。美丽河山竟成硝烟笼罩的一片焦土。据统计共

烧毁房屋一千零二十三间，其中第六、九两个生产队共一百〇一户，仅烧剩房屋一间半。被屠杀男女同胞有五十二人，连吃奶孩子也遭杀戮；被奸淫妇女三十多人；被拉夫至今下落不明的还有七人。杀掉耕牛五十四头，烧掉稻堆三百二十二堆。

徐立权供稿 吴引忠整理

日寇登陆后，塔港成为一片火海，杨宝根家（夫妻二人，孩子八人）也惨遭横祸。杨宝根被鬼子一枪打伤昏倒，他的大儿子（二十岁）被鬼子强行拉走，其妻陆阿月被鬼子轮奸后，还残酷地用竹片插入阴户，她羞愤交加，投河自尽。宝根醒后发现妻子已离开人世，痛不欲生，也吊死在树上。

现第六生产队的陈阿生来不及避难躲进防空洞，被鬼子发现后枪杀在洞中。她的妻子抱了不满周岁的吃奶孩子和邻居共七个人（大多是妇女）屏住气俯伏在河滩上，尽量不发出声音。可是，未懂事的女儿在她怀里嚎哭起来。为了顾全他人，她忍痛把女儿揪死在河里。她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亲人，悲痛欲绝。

塔丰一队吴正连，家就在海塘里面。当年日本鬼子登陆后，七岁的吴正连被他父亲从床上拉起就跑，后面跟着母亲，还怀抱着三岁的弟弟，手拉着十岁的姐姐。他们正在寻找地方隐藏时，逢到鬼子，正连的姐姐中了一枪立即倒下。接着，母亲怀抱中的弟弟又惊叫一声，

敌人的子弹不但打中了正连弟弟的要害，还穿射进他母亲的肩头。就在同时，他的堂兄密泉也被打断了腿，倒在地上呻吟。邻居吴阿四、吴阿泉都受重伤（吴阿四一年后不治烂死，吴阿泉至今肩上留有伤痕）

当时，吴正连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他父亲把还活着的密泉背回家中养伤，忍痛掩埋了死去的两个孩子。第三天，一群鬼子闯进吴正连家，强迫他父亲去扛子弹，他父亲宁死不从，当场被枪杀。鬼子还放火烧了房子，在他家养伤的堂兄吴密泉被活活烧死在里边。

以上暴行三则由徐立权供稿 吴引忠整理 文史组再行浓缩整理

日寇铁蹄践踏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遭殃。仅新街到胥浦一带，三天之内（十一月五日至七日）共烧毁房屋一百九十七间，枪杀百姓三十九名，强拉民夫、夺取财物更是无法统计。其中在横江桥北到胥浦小镇南（即现在的朱行乡团结村二队、三队）一条戚家浜两岸的十八户人家，十八只灶头被鬼子焚烧殆尽。幸存的一只半，也是壁塌墙断，无法使用。当地人王金泉的祖父王友生，年老体弱来不及躲避，就被鬼子枪杀在新桥堍（现团结村机口北面），人滚到了河里。等到后来人们出来拖起他时，已经肚穿肠流，惨不忍睹。鬼子进逼到横江桥（现朱行乡团结村三队）时，因大队鬼子行军把木桥踏断，就把附近张寿根的五亩稻全部填河，把金林书家未收割的稻子统统踏光。金书林的一个只有三个月的小儿子放在囤里，被东洋鬼子临走时放了一

把火后叔活活烧死。上年新建的三间瓦房、二间小屋和牛棚等都变成废墟。

朱富明供稿 文史组整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登陆日寇，经吕巷向北从赵家埭冲入朱泾镇。

赵家埭与镇南东汇头相接。住在这里的居民，突闻日寇已经冲入镇上，急忙纷纷逃匿。其中有一靠打纸（冥钱）为生的六口之家（男主人姓周，跛足），匆促间无法逃避。他们深知日寇残暴，已无生路，夫妻两人商议决定，不愿受辱，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横下心来，先把四个小孩一个个勒死，最后夫妻双双上吊自尽，一家六人以死反抗。

吴静芳口述 文史组采访整理

一九四五年初春，朱泾镇上顾万源国药店老板顾振华正患严重的伤寒症，住在店堂楼上，家属张静贞陪伴侍候。时值傍晚，一个喝得醉熏熏的日本鬼子从街上闯入店堂，步子蹒跚，东倒西摇，嘴里叽哩咕噜嚷着，吓得年老亲友、店员相继离店，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学徒周元芳。他走又走不掉，溜又溜不脱，这个日本鬼子却越闹越凶，竟然拔出佩刀向学徒扑去，学徒吓得脸色灰白，战战兢兢地围着八仙桌躲避，而日本鬼子却隔着桌子挥刀乱戳。楼上病者吓得大汗淋漓。张

静贞也惊慌不已，赶紧放下楼门板，堆上重物。然后打开窗户，从瓦檐上翻越去邻居家求援。恰好一个日本翻译经过，用日语讯问鬼子后，方知这个鬼子因口渴讨不到水喝，竟然动起刀来。后给他喝了水，才扬长而去。

张静贞口述 匡吉整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寇从金山卫登陆。警报传来，人心恐慌，朱泾镇上已有不少人家开始逃难。当时，我的弟弟正有病在床，不能行动。商议决定，由父亲先带他去万安桥河西水红楼暂避。谁知我父亲就在这里被敌人杀害了！

据村上人讲，有一天，日寇过兵来到村上，在房内见到我父亲，要拉夫，因言语不通，我父又秉性刚强不屈，触怒了日寇，遂把他拖到场角杀死。

当我母亲闻讯去收殮父亲遗体时，见到亲人血肉模糊的惨状，悲痛欲绝。在当地村民的劝慰和帮助下，草草埋葬了我父亲的尸体。

四十八年过去了，回想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暴行，杀父之仇，永远不忘！

曹学成口述 文史组采访整理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五早上，日寇受到国军、义勇壮丁、保安团等阻击，有了些伤亡。当天傍晚，他们就以百倍的疯狂，大肆放火报复。

火从罗星桥烧到佛寿桥，从东林寺（今县人民政府）烧到仓桥堍。仓桥西（现百货公司地址）到杨家桥东堍幸免火灾。从杨家桥西的状元塘开始又放火烧到西林寺（其中只东亭桥到新木桥沿河一小段未烧光）。一个测字算命先生叫张清堤的，他未及离家即遭日寇用刺刀刺死。日寇沿街穷追居民，一看见男子即用刺刀捅死。在黄家祠堂（现人民医院职工家属宿舍）躲着金根、金生弟兄两人，均是木匠，日寇看见了，又用刺刀将弟兄两人刺死。从广福街到新木桥也是一片火海。在北横街开设米行、竹行的老板吴梅阁舍不得家，未离家外避，大火烧到家中后刚跑到门外，就被小队日寇冲过来用刺刀捅死了。

顾品秀

六十六岁的敬老院女老人沈宝华反映：日本人打来时，我刚十八岁，从新农繁荣出嫁到干巷白洋十三队与王阿龙结婚。白洋村王家宅离松隐只有五、六里路，经常有日寇来村里扫荡、收军米。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寒冬的一个上午，从松隐来了一群日本强盗。我与村里的姑娘们得悉后就往南奔跑。就在这一天，张家宅（现白洋十四队）张叶生因放不开家里东西，厮守在家中。日寇来到张家宅后，一见张叶生就用枪威逼他寻找花姑娘，他哪里肯找，就在他往自己弄堂里逃跑时，日寇一枪就把他撂倒了。

王雪良